

釋“𣪠”

——關於上海博物館所藏竹書《恆先》的一些問題

Attilio Andreini (艾帝)

Abstract Among the newly published bamboo manuscripts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cache, Heng xian 恆先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precious texts. Li Ling 李零, author of the first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ng xian, refers to a set of 13 strips as the text entitled *Heng xia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written on the back of strip no. 3. Like many of the recently excavated tex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53-221 B.C.), there is no record of the *Heng xian* in early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One of the text's most astonishing peculiarity is that it provides a cosmogonical theory about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of all things unknown befor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provide a pal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on 𣪠, a key word within the cosmological narrative of the *Heng xian*.

1

上海博物館楚竹簡《恆先》共有13支簡，510字，第3簡背面有“恆先”兩個字的篇名。李零先生指出“這是一篇首尾完具的道家著作”。¹ 龐樸先生認為《恆先》“首尾完好，有殘無缺，文字工整，篇章清晰，誠為難得瑰寶。惟其思想內容，未必明白易曉，因而編聯釋讀，多有商榷余地”。² 按照趙建功的看法，³《恆先》姑分兩篇、五章、十八節。在竹簡順序的編排問題上學界現有以下几种觀點：龐樸先生重新編排了簡序 1-2-3-4+8-9+5-6-7+10-11-12-13；而美國學者顧史考 (Scott Cook) 先生認為第3、4兩簡應該位置互換，並指出2+4接連處的“之生”二字為衍文。⁴

關於《恆先》的主題，即“恆先”，在馬王堆帛書《道原》中已出現過：“恆先之初，迴(洞)同大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濕濕(混混)夢夢，未有明晦”。⁵ 這裡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87-299頁。

2 龐樸：《〈恆先〉試讀》，“簡帛研究”網。

3 龐樸：《〈恆先〉試讀》，“簡帛研究”網。

4 趙建功，《恆先》易解。上(修訂稿)，“簡帛研究”網。注釋四：《第一、二節為第一章，三至六節為第二章，七至九節為第三章，十、十一節為第四章，十二至十八節為第五章。前三章為上篇，重點論述天道；後兩章為下篇，主要論述人事。曹峰先生重編簡序為1至7+10+8+9+11至13。陳麗桂先生從李零先生簡序。二者皆分兩篇(部分)，上篇為起始至“無謂事”，下篇為“恙宜”至結束。曹先生說：“上篇…主要論述的是普遍的、抽象的、一般的原理，而下篇則是具體的、特殊的、可以直接指導現實政治的原理。”陳先生說：“全文就義理內容看來，約可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自首簡至七簡之‘無謂事’，略述‘亘先’(道)的本體質性，而詳論其創生，是宇宙論；第二部分自七簡‘恙宜利’以下迄末(十三)簡，講‘事’與‘作’，亦即道之用，是應用論”。見曹峰：《〈恆先〉編聯、分章、釋讀札記》，“孔子2000”網及“簡帛研究”網；陳麗桂：《上博簡(三)：〈亘先〉的義理與結構》，“簡帛研究”網。

5 馬王堆帛書《道原》的原整理者本來把“恆先”釋為“恆無”，隨後李學勤先生改為“恆先”。《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63頁；《楚簡〈恆先〉首章釋義》，“孔子2000”網或“簡帛研究”網。

的“恆先”有可能就是“道”的別名。傳本《老子》第二十五章中“先天地而生，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其所謂“道”創造萬物的觀點與“恆先”概念便十分相像。

“恆先”意即“道”在宇宙演化中的最初形態。“恆”，宇宙之本原，宇宙永恆的法則。長沙子弹庫楚帛書云“時雨進退，亡有常恆。建恆懷民，五正乃明。”饒宗頤先生就此指出：“‘恆’的道理，在楚人的著作和記錄中，特別流行，楚俗對於‘恆’這一觀念的重視，殊非偶然。”由此可見，以“恆”為最高範疇的《恆先》再次現身楚地，當亦殊非偶然。

“先”，就是“初”的意思，太初，宇宙演化之最初。《廣雅·釋詁一》云“先，始也。”《莊子·知北游》云“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莊子·列御寇》云“迷惑于宇宙，不知太初。”《莊子·天地》云：“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名。”其中的“泰初有無”與“恆先無有”正好相對應，“泰”與“恆”正好相對應，“初”與“先”也對應。⁶

2

本文旨在分析研究竹簡《恆先》上的𠄎字，它涉及《恆先》所包含的有關宇宙的重要概念。《恆先》首章云：

恆先無有。𠄎(樸/業/質/全/素?) 宵(靜/清)虛。𠄎，大𠄎；宵，太宵；虛，太虛…

對𠄎字，學界觀點並不一致：李零、丁四新⁷認為是“質”字、李學勤認為是“全”、廖名春、李銳⁸、龐樸則認為是“樸”。那麼，𠄎到底是什麼字？樸？業？質？全？李零⁹先生認為𠄎與“樸”字形異與“樸”字，應釋讀作“質”。李零主張𠄎上從“𠄎”，下與“業/業”相似，但“業/業”之均不相同。“業”是滂母屋部，“業”是疑母葉部。李零指出𠄎可能與楚簡的“察”（從言旁，初母月部），“竊”，“質”，“淺”，“帶”等字的聲旁有關。李運富¹⁰認為包山楚簡的“譎”字當讀作“察”。包山楚簡的“譎”字是下面的字：

6 顧史考：《上博楚簡〈互先〉簡序調整一則》，2004年4月24日美國Mt.Holyoke大學舉行的“Confucianism Resurrected”中國出土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發表。

7 丁四新先生認為“質”應該有“質樸”，“質素”，“素樸”的意思。丁四新，《有無之辯和氣的思想》，《中國哲學史》，3，2004，100-105頁。

8 李銳以釋為“素”。見《“氣是自生”：《恆先》獨特的宇宙論》，《中國哲學史》，3，2004，93-99頁。

9 李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88頁。

10 馬王堆帛書《道原》的原整理者本來把“恆先”釋為“恆無”，隨後李學勤先生改為“恆先”。《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63頁；《楚簡〈恆先〉首章釋義》，“孔子2000”網或“簡帛研究”網。



在竹簡《五行》“思不清不譏…清則譏，譏則安”的句子中和帛書《五行》同樣的句子中可以看到“譏”字和“察”有關，因為在帛書《五行》中譏寫作“察”。

郭店竹簡的“樸/僕”字形有下列幾種：



由此可見，認為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書中的“僕”與郭店竹簡上的“僕”字同形的觀點是正確的。



〈昭王毀室〉簡3



〈昭王毀室〉簡4



〈昭王毀室〉簡6



〈昭王毀室〉簡9



〈東大王泊旱〉簡20

董珊¹¹先生認為依據文意可有三種說法，其中“質”、“全”恐怕都不足以描述“道”，爨字似以釋“樸”為優，而“質”、“全”恐怕都不足以描述道。文獻所見對“道”的描述曾用到“樸”字的例子如下：《老子》云：“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老子》又云：“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這裡的“樸”就是“道”；《文子·道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又云：“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文子·自然》：“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而“道”也是“至大者無度量”。可見，“樸”是用來描述“道”有“至大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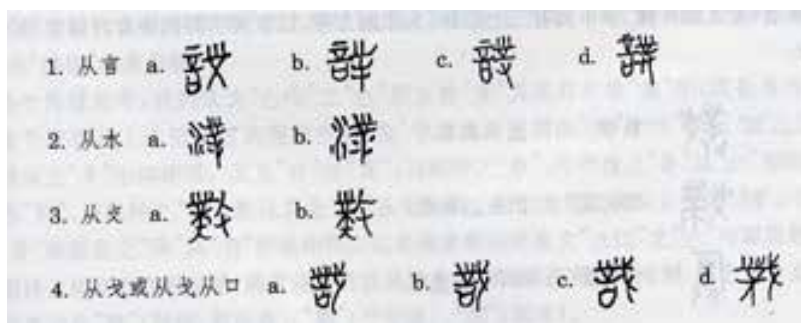
11 董珊，“楚簡《恆先》初探”，<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dongshan02-1.htm>。

至小無內”的屬性。董珊指出從字形上說，“業”旁有讀為“殘”聲之字的例子。但是此字形容有其它用法，例如，在鄴城故城發現戰國陶文中的“鄴”字寫作“𦉳（業）”，跟《恆先》“𦉳”字偏旁寫法相似。《恆先》“𦉳”字偏旁寫法跟《說文》所見的“業”字及從“業”聲之字的偏旁很類似。目前所知古文字材料中雖未見過這樣寫的“業”，但“樸”與“翦”、“業”聲音相去較遠，它們之間恐怕是形近訛混關係。

廖名春¹²先生認為𦉳就是“樸”，𦉳字所從下部與一般“樸”、“僕”所從“業”之下部不同，“樸”、“僕”右旁一般是“𦉳”下有“臣”，而此字“𦉳”下似作“矢”。中山王鼎讀為“業”的“𦉳”字上部相似。疑此字從“厂”從“業”，隸定作“𦉳”或者最好說：“𦉳”，讀為“樸”。另外一種可能是𦉳讀作 ban 𦉳。《說文解字·業部》云“…𦉳，賦事也。從業從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頌’。一曰讀若‘非’。𦉳/𦉳很可能是“樸”的異體字。

然而，如果我們看《文子·道原》，其中的“純粹素樸”與“道之形象也”是同一的。又如《文子·自然》云“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此即和《恆先》的“大樸”相像。

李學勤同意李零先生的意見，認為𦉳字并不從“樸”的聲旁，但是他得出的結論與李零不同。關於𦉳字的釋讀，李學勤主張的是劉釗¹³的觀點。劉釗分析研究了與“業”字有關的下列這些古文：



1. 在簡文中讀為“察”(1. d 郭店 語叢 68. 1 ≈ 察; 1. b 郭店五行 8. 13 馬王堆 五行作“察”)
2. 在簡文中讀為“淺”
3. 在簡文中讀為“竊”
4. 在簡文中讀為“察”

12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書《恆先》新釋”，中國哲學史，3，2004，83-92 頁。

13 傳本《歸藏》、《周易》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皆有“恆”卦。王家台秦簡《歸藏》有“恆我”卦，學者們認為“我”繫衍文，林忠軍先生則提出“我”“決非衍文”。無論如何，其與傳本《歸藏》、《周易》和帛書《周易》“恆”卦的緊密相關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易·恆》云“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周易·恆·九三》云“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周易·恆·象》云“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动，剛柔皆應，恆；恆’亨，無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變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傳本《周易·繫辭上》之“大極”在帛書《繫辭》中作“大恆”。

劉釗主張業可以用為“淺”：三體石經引“踐”的古文作𣦵(或者𣦶)，所從之業與楚簡𣦵所從的業是同一個字。《古璽匯編》3982璽有𣦵字，舊釋為“濮”最好解釋為“淺”。《古璽匯編》3682璽有𣦵字，舊釋為“糶”，應為“竊”字，這與包山竹簡從“米”的一些字用為“竊”是一致的。劉釗由此得出結論：由於“業”與“淺”，“竊”，“察”形體沒有關係，所以應該是一個用作聲符的借音字。

西周金文，宗周鐘有“伐”，禹鼎作“𣦵伐”，兮甲盤和2003年眉縣楊家村所出(佐)盤作“𣦵伐”，字均應讀為“踐”，《恆先》此處的業必然也是音通相假。李學勤認為，業(隸定為“業”)在《恆先》當讀為同屬从母元部的“全”。簡文下面說“全，大全”，“大全”見于《莊子·田子方》所謂“天地之大全”。

對業字的理解，還取決於對在《恆先》簡4中的業字的理解(業業=?業業=?)。關於這兩字的最大差別，除了第二個字似乎是第一個字下半部分兩相疊加外，還在於第二個字沒有“𣦵”，或者“厂”。

對業字，李銳¹⁴先生指出此字下有“=”符，其字形體與上博竹書《孔子詩論》簡5“業(業?)”字很相近，可以視“=”為合文讀為“察察”(李零)，也可以視為重文讀為“業業”(董珊)，並引《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最後董珊認為“似當讀為‘業業’”。“業業”，“朗朗”的意思。

那麼，《孔子詩論》簡5的業是什麼字？好象是《恆先》簡4的業。

《孔子詩論》簡5云：

《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為其本；“秉文之德”，以為其業……

關於業字，李零¹⁵先生釋為“質”。然而，與業形體相似之字有𣦵，𣦶，原書以為從雙“業”。《說文解字》云𣦵古文“業”；《汗簡》也以𣦵為“業”；《古尚書》以𣦵為“業”；中山王響壺以𣦵為“業”；晉公盞以𣦵為“業”。

總之，李零認為此字與郭店楚簡用為“察”、“竊”等字者所從相似。依據上博楚簡的用字情況，李零覺得從上博楚簡的用字情況看，此字應讀為“質”(端母質部字)，來源是“對”字(端母物部字)。

但是，我認為業確實是“業”字之複文。

這個判斷由以下引文得出，並且印證了劉信芳¹⁶，李學勤¹⁷，黃懷信¹⁸，于蒞¹⁹的觀點：業是“業”。

《左傳》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

14 李銳，《恆先》淺釋，<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hengxianqs.htm>。

15 李零，上博楚簡校讀記(之一)《子羔》篇“孔子詩論”部分。

16 劉信芳，《楚簡〈詩論〉試解五題》，上海大學，“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2004，125-128頁。

17 李學勤，《〈詩論〉簡的編聯與復原》，《中國哲學史》，2002，1，5-8頁。

18 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9 于蒞，《金石簡帛詩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72-173頁。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

杜預注：“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能先君之禮。”則楚康王所述之禮，非宗廟之禮而何！所謂承先君之業，猶周人“秉文之德，以為其業也”。

《易·系辭上》：“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荀子·儒效》：“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此謂周公遂文武之業也”。

此處亦將其他學者的觀點摘錄如下：馮勝君²⁰先生認為與此寫法相近之“業”不僅見於《說文》古文，而且也見於金文。雖然《詩論》簡5的業是“業”，但是此字應讀為“業”，“業”是疑母月部之字，“業”是疑母葉部之字，其聲相近。戴家祥引用楊樹達的觀點主張“業”與“薛”²¹，“又”，“艾”皆同聲。“薛”是心母月部，“又”是疑母月部，“艾”也是疑母月部，比如說“保業”，“保艾”，“保薛”，“保又”皆謂“保相”。

周鳳五²²，朱淵清²³先生也指出業應讀為“業”（即“萌芽”，“新芽”之意思），與上文“以為其本”之本正相呼應。

邴尚白²⁴認為在簡文中未必以業讀為“業”，因為《爾雅·釋詁上》云“業…緒也”；所以“業”已經有“開始”，“端緒”之意義。

我對《詩論》簡5的業字和《恆先》簡4的業字的看法是前一個字應該可以隸定為“業”≈（相當於）“業”，就是“事業”的意思，而後一個字可隸定為“業業”≈（相當於）“業業”，就是“朗朗”的意思。

但《恆先》簡1的業字還需要進一步討論澄清。

最可能的是“質”和“樸”（或者在“樸”和來自於“業”的字體之間）。依我之間，將業的來源定位“業”（疑母葉部）的看法有把研究引入歧途的危險，即使這種解釋可以把人帶到 *lectiones difficiliore* 的境界。例如，若用“業”≈“薛”≈“業”來解釋業，便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恆先》首章將宇宙初始之時比作“原始的萌芽，新芽”。或者因為在“業”之通用聲中有“隍”（疑母月部）²⁵，還可以得出業可能是“隍”之假借字的結論。

用“質”和“樸”來解釋業雖然有道理，但是若認為“質”與業相通的話，“樸”便也與業相通。

20 丁四新先生認為“質”應該有“質樸”，“質素”，“素樸”的意思。丁四新，《有無之辯和氣的思想》，《中國哲學史》，3，2004，100-105頁。

21 “薛”≈（相當於）“業”，按《周禮·考工記》鄭玄注。

22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2003。

23 朱淵清，《〈孔子詩論〉與〈清廟〉》，《清廟》考之一，上海大學，“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2004，71-76頁。

24 邴尚白，《上博〈孔子詩論〉札記》，上海大學，“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2004，63-70頁。

25 李銳以釋為“素”。見《“氣是生自”：〈恆先〉獨特的宇宙論》，《中國哲學史》，3，2004，93-99頁。

在“質≈至”（通用聲字）和“樸≈榘”²⁶的基礎上，“業≈屋”（通用聲字）的關係可以證明“質”與“樸”存在著間接關係。因為“質≈至”，“屋≈至”和“樸≈榘”，依據這一推理，可以說明“質”和“樸”之間的關係是：

質≈至≈屋≈榘≈樸

很難確認 𣎵 等於“質”或者等於業(業/樸)。兩種解釋方法都可信。開始的時候我同意李零的說法認為 𣎵≈質，因為戰國出土文獻里的與業/樸/僕等形體相似的字皆有“臣”，而 𣎵 沒有。而今天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為雖然 𣎵 的形體與“業”相合，但是它來自於“業”字。《說文》云“業”從“𣎵”。有一些象朱芳圃這樣的學者主張“𣎵與業為一字之分化，一形之繁簡”，實際上有一些字在金文中被認為是業/樸/僕的古字。



並且，學者都認為1-4字是業/樸/僕的古文，而且它們上邊皆有“𣎵”，“厂”，與《恆先》簡1之 𣎵 字相合。這意味着 𣎵 讀為“樸”之可能性很大。²⁷

26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以“樸散”（今本老子二十八章）作“3散”。

27 邢文，《釋“樸”》，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925。